

拥挤的地铁车厢，一位手提“LV”的与另一个背着“LV”的人争吵正酣；嘈杂的火锅店，穿“GUCCI”的与穿“PRADA”的两个半老徐娘因汤水溅衣而扭成一团……此情此景，众人大多摇头呈无奈状，而有些看客则是惊讶甚至惊愕。俗话说，“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”那么，惊讶惊愕者看出了什么门道？

海外朋友说，每每在某某奢侈品专卖店门口看到同胞排着队被绳子圈着，赶鸭式地一批批“限购”时，十分胸闷。奢侈品作为“贵族”阶层的物品，说穿了缘于它象征了地位、权力、身份或高人一等。今天一部分新贵炫耀并以享受“奢侈”来提升自身形象，抬高社会地位，本也无厚可非。然而不明奢侈品中蕴含的历史渊源、功能定位、品牌属性及消费层级等，则必然要闹笑话。

比利时一位朋友（他与其父与欧洲朋友聊奢侈品时，某

雇员说，我们的品牌也算是奢侈品中的大腕，但某某款式则是一些“特殊人群”的“专爱”，开发此档系列款式，原想以不同的“价位”来获得更多的拥有者，而这一款式因被某些特殊人群广泛拥有，于是也成了这一层次的符号。就如当年皮裙因被某种人群特别喜欢，很快地就被更多女性鄙视而弃用。国门洞开，奢侈品走近身边，量力而行选购本可给人“享受”，即使某些新贵把拥有奢侈品当作生意场上财势的手段，并以此来维系和创造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关系网络，也无须他人说三道四。但是钱多人不能傻啊！奢侈品中“阶层”符号特强，张冠李戴，闹的不仅仅是笑话。

比利时一位朋友（他与其父亲承袭着 160 多年历史的家族企

业）说，常常看到一些中国雇员第一天上班就穿“博柏利”风衣，“范思哲”衣衫而不解，即使是自己的妻子穿，他也不赞成。那年他来广州，在小摊上买件“奢侈品”，说，明天与某某谈判时穿一下，而回国后绝不再穿。他认为，结婚的钻戒、项链可以出自“蒂芙尼”等，但也不能招摇示众。然而，我们的同胞更多的

是炫耀。在香港开公司的朋友程先生说，他经常要为一掷几十万且说不出什么品牌名称的朋友做代购，他们只要最贵的。戴表的新贵们常在饭局中向认识与不认识的“扫盲”：这是“江诗丹顿”，那是“欧米茄”……就像改革开放初期，穿上西装又十分喜好贴在袖口上的商标标识，生怕别人不知。世界奢侈品协会认为，中国

已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；据 6 月 27 日 TechinAsia 网站报道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市场调研公司 Observer Solutions 近期发布报告，中国奢侈品电子商务市场备受瞩目，2013 年预计将达到 270 亿美元。面对下一轮全球顶级奢侈品继续抢占中国市场之势，正确与正视奢侈品，不仅事关消费品位，更关乎文化理念。奢侈品无论其物质还是精神含义，“贬义”占多，而盲从奢侈品的人目前则在增多，有把奢侈品当成优质品，有把奢侈品当作稀缺点收藏等等，不一而足，如，有位先生责怪奢侈品皮鞋两个月不到出现脱胶，他不知道，采用环保胶水是不适宜雨天穿用的……

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，不是耐用品，也不全属收藏品，更不是装腔作势的硬“通货”。这一课，那些爱好者该补一补啊！

习惯地将手插入口袋，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：少了东西？是的，没有了车钥匙。十分钟，陪伴我 9 年的第一辆车交给了二手车公司，心犹不甘地上了同事的车。不知道梦里它会回来吗？双脚都是它的感觉。

将车比喻为鞋，缘于买车前给内子编的一个故事：如果有了一双好鞋，猎人一定会给家人带来充足的猎物。这个美好的梦想刺激了内子心甘情愿地掏出 18 万“真金白银”。对男人来讲，喜欢车就像女人爱包和高跟鞋的情愫一样，说不清楚。它为男人换上了最结实迅疾的鞋，让他的能量增加了十倍。犹如德国绅士一样，人生中一条狗和一部车不能或缺。中外一致，男人都一样。

九年前，单位推行车改，我们买下了人生的最昂贵的“玩具”。照规律，家庭的第一辆车是代步的小型车，我则坚持要买个个性车，一定要买男人范的越野车。考虑性价比，还是选了猎豹飞腾 SUV 车（属于帕杰罗系列最小的一款车型），那也是中国军队用的猎豹型指挥车。为了选这个车型整整等了 4 个月；18 万多元的价，四驱天窗版手动型，非常符合自己的口味。但内子埋怨我没有考虑她的需求，应该用自动挡。我说是吉普就是要粗犷，手动才是它的性格。有次请日本客户坐，他说此车型在日本属于都市越野车，小姑娘特别喜欢。听了有点被揶揄的感觉，但毕竟是属于自己的第一辆车，得意着呢，而且是全国第一批，上海第一辆。车给内子的帮助也实在大，它发挥了雄性力量。作为生产资料的，有车的收益远大于支出。

有车了故事就多了，避免不了各种事故，最不幸的是摊上了惨烈的伤人事故。那天帮助同事送东西，在进小区的路口，一位男子无证驾驶，酒后不开夜灯，狂开摩托猛撞了我后车厢，急得我捧着他的头抢救医院。事故认定：我转弯妨碍了他直行，但他也是无证酒驾，故责任是五五开。考虑自己有 20 万元的保险也就悻悻然回家。至于内子的惊吓和责怪在此不表。悲惨的故事才开始：在忧心忡忡一个月后，伤员出院了，但说脑子受伤导致精神病，需要继续治疗。一年后选择了法庭判决。出乎预料的是，伤家请了个诉讼高手，出具了伤员曾经进精神病院治疗的病历——伤后智商测试为 78（80 以下为低智商）的 7 级

伤残证明；并出示了 110 曾经在半夜出警的记录报告：称该伤员在枕头下放了菜刀，半夜要杀妻子！在这样的“铁证”下，法庭认定此人需要继续精神病治疗；该伤员当年 40 岁，上海平均年龄 75 岁；结合所有的抢救、后期治疗等等，事故赔偿总标为的 54 万，各负 50%，我则要承担 27 万。20 万保险不够，我还要贴 7 万。此事就这样“灰溜溜”地了结，唯有内子的一句话聊以安慰：“毕竟痛在人家身上！”朋友们则嘻嘻我参演了一出狗血的港台江湖片。

有了这个教训垫底，谨慎避让，安全到家才是真的觉悟，慢慢建立。

一双好鞋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好鞋用不着你感觉它的存在；车的好处就是默默地记录、丈量 and 放大了你生命中的长度和视野。我曾经为它换过三套座椅套，轮胎也逐渐换上高贵的“米其林”；车内挂着内子选的吉祥结和朋友送我的布达拉宫活佛开光过的哈达。此刻，我一件件地收拾每个角落，回味着一个个温情的故事，不无伤感地留下爱车的照片，默默地念叨：旧鞋可弃，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车永远都不会忘记。

最后的告别，突然冲动地跃到车前，用爷们的方式与我的旧车合影留念。

小钱自此“拉帮结派”，和好友们选址抱团建楼，最后择最高处一幢，让年事已高的寡母住进山景别墅享清福。孰料，老人在闹市区与“麻友”、佛伴们厮来攘往惯了，耐不住大氧吧的清寂，撂下六房三厅

劳搀扶的我们俩，自然成了不二人选。

见我俩由沪返乡，小钱诚邀至别墅留宿，次日再送惊喜：“这屋里，从中央空调到柴米油盐都已配齐备足，上下负重、收拾垃圾有专人打理。喏，钥匙在这里，你们想几个人住、住多久，我都不管啦！”一席话一下子说到心坎上，我们毫不犹豫地“笑纳”了“使用权”。当我们提出“亲兄弟明算账”时，她立马正色道：“这么有意思吗？我大名，叫‘钱存情’，这几年，我们不是一直在‘存’‘情’吗？”

说得好。不带功利、推心置腹的信任需要时间和判断：纯正的友情必滋以全面的信任。沉浸在此，这人生、世道，多么美好！来而不往非礼也。酷暑过去，我俩“凯旋”上海时，小钱会发现，她的屋子已经“锦上添花”了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人都经历过那个什么都紧缺的年代。那个年代买东西除了钱之外，还得要各种票证。政府每月会根据每个家庭的人数来分配各类票证，比如布

票、粮票、糖票、油票、肉票等。尤其粮票，是每个家庭必不可缺的。有时甚至比钱还重要。那年代没有粮票，即使有钱却买不到任何粮食及粮制品。所有这些重要票证，母亲总是放在一个只有枕头大小的淡红色小皮箱里，家里别的橱柜从不上锁，唯独这个小箱子，母亲是用一个小铜锁锁住。

1970 年我刚上中学的时候，也正好是我的兄弟姐妹长身体特别能吃的时候。家中的米更是时常捉襟见肘，粮票自然成为家中重点保护对象。依稀记得那是一个暑假，早上

起床发现母亲站在桌前，双眼无助地盯着桌上的一堆湿漉漉的纸团发呆，低沉无力地叹着气讲：“哪能办？”原来，母亲将粮票放在贴身口袋中，洗衣服时却忘记将其拿出，结果粮

票几乎成了“饭团”。这着实是当时的大事，家中所积下的二十斤粮票全“泡汤”了。年少的我也知道这二十斤粮票的重要性。那个年代，很多家庭每月的粮食定量是不够吃的，所以，政府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每月的 26 日可以用下月的粮票来购买当月的粮食，即寅吃卯粮，而母亲把粮票洗坏的时间恰在月中旬，家中的米桶也已见底，所以母亲那愁眉不展、欲哭无泪的心情我完全懂。

望着这湿漉漉的小纸团，我突然想起以前经过米店时曾见过店内的老伯

把一张张回收回来的粮票粘在纸上，然后用墨水将其涂掉，以示这些粮票已使用过。想到这里，我赶紧捧起这些“纸团”奔向那家米店。到了店里，正巧那个老伯在，我胆战心惊上前跟老伯说清事情原委并向他求救：是否可用这些“纸团”换他手上还没有被涂掉的二十斤粮票？老伯听罢大呼不行，讲道：“万万不能，如果以这种方式换给你，我明天会被批斗的。”但他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也非常同情，于是说：“依到粮管所的革命委员会去试试看。”再看看我手上的“纸团”又讲道：“这样也不行啊，依一定要把伊拉展开铺平了粘在纸

上，而且一定要能辨别出二十斤粮票这个数字的大部分，不然是不可能调换的。”我回到家里用钳子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纸团一片一片地夹出拼好，粘在纸上。就这样夹、拼、粘，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，总算能模模糊糊看到两张显有拾斤字样的粮票。拿着破烂残缺的粮票来到了革委会办公室，找了里面的负责人。他很认真地看了贴好的粮票讲：“嗯！粮票倒是能辨认了，但我现在还不能调换给你，你必须先到你所在居委会出证明，证明你是我们这供粮处的居民，同时还要证明你的家庭成分不是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。另外你要把购粮证及平时领粮票的图章全都带来才可以换。”无奈，我只好忐忑地去了居委会。好在居委会对大多数情况也算认识我，我对家情况也算熟悉，听了我的讲述后立即帮我开了证明。我记得大致内容为：该同学是我居委会所辖居民，出生于工人家庭，在洗衣时不慎将粮票损坏，请有关部门予以调换……我拿到证明，带上购粮证及图章，如获

至宝地直奔粮管所革委会。那个负责人看着证明，认真核对购粮证上的信息，让我在损坏粮票粘贴的空白处写上粮票损坏的经过，并盖上图章，终于调换给了我。

当我把这来之不易的二十斤粮票交到母亲手中，她如释重负地哭了。

时过境迁，从这段历史中走来的这代人，对粮食永远是渴望的，敬畏的，珍惜的。由此真真切切地感到和谐温饱的日子真好。

## 杏叶印象

董建卿

喜欢杏叶。深秋的淡雾里，翠绿的杏叶蜕成了金黄。桂香飘过，在悠扬的笛音中，杏叶醉了，卸下她那金甲。于是，风也被染成片片金黄。

记得是在阳朔附近，一个青山绿水的小镇。黄昏乡村的袅袅炊烟，婆娑水草的游弋小鱼。我再找个可以在夕阳下发呆的地方。不经意的，杏叶飘进了我的世界。

那是片古老的杏树林，古老得甚至忘记了曾经的沧桑；在倾泻的斜阳下，飘落金黄。秋香的微风轻拂，喃喃语的落叶漫步。在归巢的鸟声中，让风缠绕你的指缝，感受杏树林所有过的风雨；拾片飘落的杏叶，片片杏叶飘落，飘落的是祥和的金黄。

在微凉的秋雨里，看杏叶飘落，就像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在卸下铅华。一种回归平淡的触动。守一扇窗，窗外便是一帧帧绝美的画；漫步在林中，你便成了诗。人在诗里，叶在画中，再谱上一行小溪潺潺的音符，于是，杏叶便成了首歌。

杏叶的美无需因果，无论你看或者不看，岁岁飘落依然；杏叶的歌却要用心感悟，才会姗姗地飘进记忆。



自从爱上摄影以来，养成了一个习惯：平时外出无论到哪里，总要带个相机。若东西多，长焦镜嫌重的话，携上个图片机也好。多少次就因为手边没有相机，错失了好些个生动有趣的画面，实在后悔莫及。现在对摄影的感悟，其中有一点可以用商家的一句广告语来调侃：“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”这不，前不久还真让我逮着了一个机会，拍到了平时很常见，却又很难拍到的小精灵——麻雀。

那日近中午时分，在沿着苏州河回家的路上，瞥见一对母子，一个趴着一个蹲着，从一张凳子上往下看。那母亲一手端碗一手拿叉，还时不时地往地上放东西。出于好奇，我慢慢地靠了

上去。近前一看，哇！太惊讶了。原来一只麻雀正全神贯注、旁若无人地在吃着苹果。显然，苹果就是这位母亲喂的。她定是想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亲近、观察麻雀。想不到人与麻雀还能有这么一个祥和安然的相处情景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简直不敢相信。要知道她喂的可不是家养的小鸡仔，而是那算得上惊弓之鸟的野生麻雀耶！

曾记否？在那荒唐年代，麻雀属“四害”一类，人人喊打。后来虽被科学界平了反，人的认识提高了，可麻雀大概还没缓过神来，总是见人便逃，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今日得以看见麻雀能与和谐相处，那可是既开了眼界又长了知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掏出相机轻轻一摁。于是，一幅人与麻雀的安然自得、祥和趣图，便天然而成。



## 今宵打盹

陈以鸿 望洋（虾须格，中药名）  
昨日谜面：元章书法独痴迷（食品）  
谜底：米粉（注：米，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，字元章；粉，粉丝，痴迷者）

